

異母兄弟

〔伊朗〕哈·姆·比扎利 著
胡·扎姆什吉

沈立中 譯



中国戏剧出版社

異 母 兄 弟

(五幕九場話劇)

〔伊朗〕哈·姆·比扎利 著
胡·扎姆什吉
沈立中 譯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Г. М. ВИДЖАРИ Г. ДЖАМШИДИ
СВОДНЫЕ ВРАТЬЯ

根据作者供給的俄文打字稿譯出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統一書号:10069·246 字数67,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3 5/8 插页2

1959年7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900册

定价(7)0.36元

前 言

介紹給讀者的劇本《異母兄弟》是由大不里士^①作家哈·姆·比扎利和胡·扎姆什吉編寫，1956年首次上演于蘇聯劇院，1957年發表在阿塞拜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作家協會機關刊物《阿塞拜疆》雜誌。

劇本主題描寫伊朗社會生活，涉及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情況。這個時期是伊朗現代歷史中最複雜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時期之一。

儘管伊朗和我國相隔數千公里，但是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自古以來，就和我國有着文化、經濟和政治的關係。

我國讀者平常僅僅通過報刊來了解伊朗的一般情況。現在通過這個劇本就可以更深刻地了解一下伊朗的現代生活。

我們希望，劇本《異母兄弟》對於進一步擴展中國和伊朗的文化關係會有一定的貢獻，同時它將做為翻譯現代伊朗作家戲劇作品的第一步。

中國戲劇出版社編輯部

1959年6月

① 伊朗北部阿塞拜疆地區的主要城市。

人 物

哈密德——教育机关工作者。

关卡——他的妻。

巴赫拉姆

郝斯洛夫(后改名法尔曼)

他們的子女。

吉拉拉(后改名美新)

薩依德罕——哈密德的異母兄弟，工厂主。

娜希德——薩依德罕的女兒。

雪莉——薩依德罕之妻，美国人。

米尔瑪灭德——薩依德罕的僕人。

塔希尔——工厂技师，哈密德的朋友。

曼苏尔——律师，巴赫拉姆的朋友。

依兰杜斯特——上校軍官。

沙赫娜斯太太——他的妻。

納赫达利——他的僕人。

古利謝涅姆——他的女僕。

克利浦斯——美国領事館職員。

阿迦·扎瓦德

立薩

薩达尔

阿里

扎巴尔

更夫甲

更夫乙

穆拉德

哈桑

工人。

警察。

值勤軍官（二十年后的警察上校軍官）

审判長

檢察官

工人、厂長、法官、上尉警官、警察、客人、音乐师

第一幕

第一場

哈密德的家。窗外看得見一些市內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关卡在推动吉拉拉的搖籃。远远傳來清真寺穆艾淨^①召喚人們作祈禱的聲音。

清真寺穆艾淨：“万能的眞主啊！……万能的眞主啊！……”

关卡 唉，天哪！就是在你的法庭里也是沒有正義的呀！（点着灯，端詳墙上挂着的哈密德的照片）唉，哈密德，哈密德！沒有你，連白天也像黑夜，我的心都痛碎了。已經是第三个月了，可是他的消息一点也沒有。無論往哪里看——处处都是黑暗，沒有希望……而且塔希尔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已經两天沒有人來敲这所房子的門了！

米尔瑪灭德（走进来）您好，太太！

关卡 啊，是你，米尔瑪灭德，誰叫你又到这里来的？

① 伊斯兰教照料宗教仪式的人員，由他呼集教徒进行祈禱。——編者。

米尔瑪灭德 薩依德罕先生叫我把这些东西送給您。

关卡 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吧，米尔瑪灭德。我已經說過多少次啦，任何薩依德罕的东西我都不接受。

米尔瑪灭德 关卡太太，难道您願意叫我吃苦头嗎？您知道主人一定会打我的。他严格地命令我說：送去，放在那里就回来。

关卡 別說廢話啦，反正这些东西我决不碰一碰。

米尔瑪灭德 那沒关系，那沒关系，您可以一点不碰，但是讓它們留在这里，您千万可別送回去！

郝斯洛夫和巴赫拉姆进来。

郝斯洛夫 媽媽，我想吃东西！

巴赫拉姆 我也想！

米尔瑪灭德 你們想吃东西嗎？那就請吧！瞧，你們的伯父給你們送来多少好吃的东西！

一 郝斯洛夫和巴赫拉姆 (一起)好哇，好哇！(一下子跑到礼物旁边)嘿，这里又有苹果，又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关卡 郝斯洛夫！巴赫拉姆！我給你們說過多少遍，別人的东西不能要！

米尔瑪灭德 別人！为什么是別人呢？他不是他們的伯父嗎？

关卡 你別教他們。像这样的伯父的食物，我們用不着。你回去告訴你的主人說，我已經說過一千次——現在還要說一千零一次：关卡不需要他的恩

惠！聽見了嗎？趁早把這些東西拿走，要不然，我就把它們扔到街上去！

米爾瑪天德 好吧，關卡太太，干嘛往外扔啊？還是讓我拿回去吧。（拿起禮物下。）

關卡 別人的禮物不能拿，你們的伯伯不是好人。我請你們吃核桃。（分給他們核桃）坐下玩，好嗎？

孩子們玩耍。關卡走近窗口，愁悶地歌唱。

你的名字永遠在唇邊，

但是我在自己的祖國孤孤單單，

沒有你把我愁得度日如年……

巴赫拉姆 咳，好打架的家伙，把我的核桃還給我，我說你給我！

郝斯洛夫 為什麼？不是我贏了嗎？！

兩人打架。

關卡 安靜點，你們！——吉拉拉睡覺呢！不許打架！

巴赫拉姆 媽媽，你告訴他，叫他把我的核桃還給我吧！

郝斯洛夫 （把核桃扔到巴赫拉姆身上）給你，拿去，猴子！

巴赫拉姆 媽媽，你聽見嗎？他叫我猴子！

郝斯洛夫 怎麼，難道你不象猴子嗎？

關卡 如果他是猴子，那麼你也是猴子！（微笑，擁抱并吻他們倆）你們根本都不是猴子！你們倆都是美麗

的孩子，像花兒一樣——一朵比一朵美麗！別着急，等爸爸回來，就會給你們買新衣裳、新鞋，你們就該上學去了。

巴赫拉姆 媽媽，可是爸爸什麼時候才來呢？

關卡 爸爸？他——過節的時候就來了，我的親愛的。

吉拉拉醒來，哭。

好啦，孩子們，上床睡覺去吧，我已經給你們預備好了。等我把吉拉拉哄着，我就來給你們講故事。

關卡吻他們。他們下。關卡走到吉拉拉的小床前，唱歌。

你是我眼睛里的光明，

你是我的鮮花，

長吧，將來一定象我，

睡吧，我的寶貝女兒，噢——噢，睡覺了！

我的甜蜜的小羔羊，噢——噢，睡覺了！

薩依德罕上，關卡沒有看見他。

薩依德罕 妙，妙，妙！

關卡（震驚）哼，又是他來啦！（忙着蒙上面紗。）

薩依德罕 懇求您——接着唱吧！上天給了您一個歌喉，跟您的美麗可以說珠聯璧合。可是，這是怎麼回事？你哭來着嗎？不，不可能吧！這一双銷魂蕩魄的眼睛是不能夠淌出傷心的眼淚來的。也許是……（巡視室內，看到一部分地板上沒有鋪地毯）可是地

毯上哪兒去了？難道連它也賣掉了嗎？咳，為什麼要耍這樣的脾氣呢，關卡？而且還把送的禮物退給了我……難道我沒有權照顧照顧自己的侄兒侄女們嗎？

關卡 您既沒有兄弟，也沒有侄兒……您是各方面的禍首！

薩依德罕 我——禍首？那麼說來，哈密德也是我出賣的嗎？這是多么奇怪的話，關卡？

關卡 那麼還有誰呢，誰出賣了他？

薩依德罕 這跟我有什麼相干，關卡？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錯誤。他總是一天一天地叨叨着“人民！人民！”表示反政府的言論和行動。我對他說過一千次了——小心點，兄弟，別讓惡魔給迷惑住了，別相信那個叛亂的酋長頭子，別扯那些閑淡啦：為人民流淚的眼睛，是一定要哭瞎的。

關卡 這真是怪事！喜愛自己人民的人倒會變成有過失的人啦、罪人啦……

薩依德罕 並不是這麼回事兒。我只可以告訴您一件事：如果不是我，那麼他的尸首早被人家在大街上拖來拖去了，像他的酋長頭子的尸首一樣！

關卡 願酋長的靈魂永遠安寧！他打算拯救人民脫離苦難——大家都咒罵殺他的凶手！

薩依德罕 得啦，得啦，關卡，我沒有心思跟您在這個問題上爭論——這種談話是一點意思也沒有的，不

如我……

关卡 您！您打算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为什么您又不让我，又不让这些无辜的孩子安静呢？

薩依德罕 我的亲爱的，让我现在怎么办，如果我看見，我的兄弟媳妇在卖家俱过日子呢？要知道……

关卡 您倒好像真的受了这种感动了？好像您的良心真的不安呢！？

薩依德罕 为什么要說“好像”呢？难道，我的天哪，我連良心都沒有嗎？

关卡 有良心的人，就不会跟兄弟媳妇說这种話的——您老是重复那一套，薩依德罕，三天前您說的完完全全就是这些話！

薩依德罕 是的，我可以把这一套再来重复一次，关卡，我准备向全世界宣布！对于你的爱恋迷住了我的心。我现在所过的黑夜和白天——太痛苦了，日日夜夜都使我无法抑止地必須走到你的門上来，为的是使我来吻你的脚。沒有你，所有我的财富——一文不值，是的，一文不值！让我用你亮光光的辮子把我們纏起来吧……（走近她）……关卡！

关卡 走开吧！至少也应该觉得对不起这张照片。（指哈密德的照片。）

薩依德罕 关卡，你应该了解我！

关卡 我非常了解您，薩依德罕……先生。我本来不想說这个，但是现在您硬逼着我說。是的，这是您把

他出賣的，這是您，利用假證件使他丟掉了父親的遺產。可是現在，您從偷去的遺產里扔給我們這些真正的繼承者一些殘茶剩飯，您還起誓愛上了自己兄弟的妻子。不，薩依德罕，您想同我在一起，辦不到——甚至在我死了以後！可是對於假證件，我是一定不能甘休！

薩依德罕 行啦，關卡，行啦。這些話簡直就象惡魔口里吐出來的一樣。我要把我的所有財產，而且連自己的一顆心都拿來，做為送給你這一雙可愛的眼睛的犧牲品！

關卡 您，薩依德罕，還沒有哈密德的一個手指甲值錢呢！

薩依德罕 親愛的關卡，哈密德再也沒有啦，他不能再得到自由。他呀，值不上你的一个小腳指頭呢。他的母親——一個普通鄉下人，是父親的女僕，父親後來又把她收做了姨太太。而哈密德——又是國家和宗教的敵人，布爾什維克——強盜。

關卡 夠啦，薩依德罕，行啦！我最后一次跟您說——別再敢接近這所房子的門坎。還有，您應當留神——如果不把哈密德的遺產還給他的合法的占有者，您就要負法律責任。同時您別忘記，您父親簽字的那張證件在我手里。（用手拍了一下放在壁龕里面的小錢匣。）

薩依德罕 （慌張地望着小錢匣，然後又很快地鎮靜住自己，

兴奋地說) 証件! 我把自己所有的財產都給你啦,
它現在还有什么用处呢? 把它撕碎吧, 关卡, 扔掉
它! 把过去的事忘掉吧, 讓我們开始新的幸福生
活, 来, 讓咱們接一个吻就表示这个生活的开始!

(走近她。)

关卡 給我滾出去! 我現在就要喊叫, 把所有邻居都叫
来!

薩依德罕 关卡!(握住她的手。)

关卡 給我滾出我的房子去, 沒有良心的家伙, 別以为
蒙面紗会妨碍我的斗争!

薩依德罕 关卡, 亲爱的, 我再也沒有力量了, 再也沒
有耐心了。今天, 就是今天, 你必須最后告訴我——
同意还是不同意!

薩依德罕想擁抱她, 可是关卡打了他一巴掌。这时郝
斯洛夫走进来。

郝斯洛夫 媽媽!

关卡 (对薩依德罕) 卑鄙的家伙!

薩依德罕 那就是說, 你是不肯放下你这个蹇扭脾气的
了, 是不? 好哇! 我把你这个忘恩負义的脑袋瓜兒
揪下来。讓你的骯髒的尸体去給野狗当飯吃……把
証件給我, 骯髒的东西! 你倒是动彈动彈啊!

薩依德罕走向小錢匣, 关卡攔住他。

郝斯洛夫 媽媽!

郝斯洛夫跑向关卡身旁, 但薩依德罕推开他, 他摔倒

在門口附近。吉拉拉醒了，哭起来。薩依德罕拿起小錢匣。

关卡 劊子手！你怎么敢打小孩子呢！？瞧你这一双杀人犯的眼睛！（抓住郝斯洛夫，想往外面跑。）

薩依德罕很快地放下小錢匣，然后抱起吉拉拉。

薩依德罕 站住，站住！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步，（掏出短劍）那么我当着你的面宰掉这个狗崽子！

关卡 （放开郝斯洛夫，冲着薩依德罕跑去）天哪，救命啊！（抱住吉拉拉喊叫。）

薩依德罕 （用手捂住她的嘴）你給我住口！

关卡 救命啊！

薩依德罕 住口，告訴你，否則立刻連你、連这些狗崽子都給消灭掉！

被嚇坏的郝斯洛夫和吉拉拉跑走。

关卡 唉，老天爷，救命吧！

关卡尽力掙脫薩依德罕的手。瞬間的斗争。薩依德罕用短劍刺进她的身体。关卡倒下去的时候触动台灯，台灯翻到地上。室内变成黑暗。街上傳來脚步声。短劍从薩依德罕的手中掉到地上。薩依德罕跑出，下。塔希尔上，手中携有一小紙卷。

塔希尔 关卡大姐！您这么早就睡着了嗎？（听到呻吟声）

关卡大姐，关卡大姐！这是怎么回事兒？（燃着火柴）您这里發生什么事啦？（点着灯）这是怎么回事兒？誰刺伤你了？那个人呢？逃走了嗎？

关卡 哎哟，哎哟！

塔希尔 到底是誰刺伤了你呢？

关卡 斯……斯……

塔希尔 我不明白……也許要喝水吧？我这就去拿。

(下。)

关卡 薩——依——德——罕……(死去。)

塔希尔拿水回来。

塔希尔 关卡，关卡大姐！我的天哪，她死啦！可是她的孩子在哪里呢？(走进另一个房間，經過一分鐘同睡醒不醒的巴赫拉姆一道回来，他發現短劍，就把它拿到手中)这不是沙赫王納斯列金的像片嗎？这不是一把金把兒的短劍嗎？这絕不是普通凶手的武器！可怎么办呢？我連送一送可怜的关卡的殯都不行呢！——他們會把我逮捕的，怀疑我是杀人犯——可怜的孩子們也沒有人照管了。可是杀人的凶手到底是誰呢？

——幕落

第二場

一条灯光不大亮的街。看得出商店关上的門，商店附近——摆列着一些石头的長凳。

更夫甲 (从后台)咳，你別在那里睡覺啦！咳，你別动彈門上的鎖！……

更夫乙 (从后台)咳，我沒有睡覺哇……那是誰和你一

道走路？

穆拉德和更夫甲上。

更夫甲 这个夜里真見鬼——怎么这么黑，两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清！

穆拉德 你想怎么样呢？这么大的一座城市，只有八九个地方点着灯。（坐到石板凳上）我累極啦，可是哈桑这家伙，真可恶，一点也不着急来替換我。准是在那所房子里抽上大烟了。（打呵欠）真太想睡覺啦！可是到半夜，八成兒，还远着呢？

更夫甲 真見鬼！（听到孩子的声音）这个不幸的城市变成了孤兒院了。怪事——老天爷把錢分給了富人，把兒女分給了穷人，穷人掙不上一碗飯吃，只好把孩子扔得滿街滾。可是也有这样的人：錢有的是，可是孩子梦想也想不到！

穆拉德 一看見这些孤兒，真是使人心痛得不得了——要知道，我自己还有四个呢！

更夫甲 別胡思乱想啦，朋友，命运終归是命运！

穆拉德 是啊，也許，你說得对！咱們还是站起来走一趟吧——閑扯是不会有好处的，到天亮准讓巡官給臭罵一頓。

更夫甲 好吧，还是走走吧，（都站起身来）就是这个該死的黑夜太長了——还一点也看不到头呢！

同下。薩依德罕上，慌張回望。

薩依德罕 唔——唔，該死的东西！她想跟我擰到